雕丘雜錄

臥痾隨筆　　　　　　　　雕丘雜錄五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漢之守令多久任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其在先朝亦間有至八九年者惟寧州知州劉綱三十六而任七十而致仕蒞石州三十四年公太宰劉宇之父也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

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
佛座獅子是其遺像覇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
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
贔屭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
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李文正東陽與人書有云僕嘗飽歷事故信升沉
得失之有命苟命之當然者雖王公大人引手
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仇人怨家設阱下石而
亦無如之何此言誠爲有理錄之以見公知命

之學

爰鴻臚病不能食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遽以手止之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筯畫爲四分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臠如是者四而器盡復問曰尚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必準此爲法及歸不閱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叟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

使之運而化乎後有人不能食以此法治之皆

差此亦理之必然也

元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

一起至者悉命趙國全文定公館之禮意周洽皆

一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厚賚而遣之以勸來

者待賢如此其厚亦近代之僅見也

宋制諸臣官至執政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

福蘇子由爲尚書右丞以任氏所捨伽藍請於

朝賜榜爲旌善廣福禪院後又旋奪旋予此雖

優假臣下之義然於理有礙予由名臣亦復爲之且作墳院記以紀其事抑何說也

宋時士之進退不言行業而言命運范文正公憂之謂非國家之美事明末不言行業而言門戶已更可憂後乃並不言命運門戶而言奔競吁可畏哉

張禹祖父光武以爲常山關長注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城邑或即今之故關也

王弇州言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余固未嘗聞此事其別有記載而公述之耶抑事去公幾百年而遂湮滅之耶書此以爲吾郡異死之一

蒲州韓相國在莊烈皇帝朝有人書御屏曰韓爌家蓄鐵騎三千朝時莊烈帝與諸臣皆驚視駭異而韓獨不顧莊烈帝因令內臣詢其故韓曰有無皇上自知不必爌言內臣復命莊烈曰誠然韓爌家衆不過數人豈有蓄騎之理雖其一

時君臣相知之深然而韓之相度亦可覘也一

世嗤奴書爲不足貴余觀法帖中如吳琚之學米元章王詵之學蘇子瞻俞紫芝之學趙松雪錢溥之學宋仲溫黃省曾之學祝枝山俱能入其室亦稱甲觀然則師法前人亦學者所不廢但欲得其神理即可傳耳至吳原博之學子瞻竟無一筆不似然亦不能出其範圍迄今原博書猶人所共珍也

真定潭園之勝自唐巳著歷五代至宋時屢見名

人題詠元劉靜修父隱居於此歐陽文忠公寄田元均詩云莫怨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綢繆司馬文正公送李宣徽知眞定詩云幕府東開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韓魏公和李侍郎新瓶流杯詩云清潭時一望搔首莫能簪又答李密學詩云遙知潭上酌多少插花人則其勝況概可想見獨至明則湮沒無聞迄今父老亦無能知其地者或在北城下恒陽書院後或楊園是其故址俱未可知書此以告來者

詩貴氣格尙矣然唐人詩亦多有直述性情大似
宋人者如蔣蘇州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
亦說山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話是村中無
一字不眞無一字不雅置之宋人詩中無以辨
又何必拘拘於字句閒耶

王履吉書人知其行草法二王眞行法永興而不
知其所學者實蔡孔目九逵也余得九逵書於
報國寺見其丰神秀逸用筆古雅深所寶愛及
閱孫少宰北海所藏名賢遺墨中亦有九逵書

則筆筆三王而意致奇古間雜永興法益知履
吉果師九逵者也蓋履吉原從學於九逵云
孫少宰北海翁生平極服江陵之相業其論江陵
曰人之所以不服江陵者首舉其子擢上第爲
徇私豈知當二子擢第時神宗語江陵曰朕以
此酬卿勞苦此神宗之市恩也而豈江陵之過
迫營謀而得之者耶余曰二子皆不世之才即
擢上第不爲過奈世之過求何後王緱山中解
首人亦有煩言嗟乎今之頂甲解首有如張懋

修張嗣修王衡者幾人

行取之典嘉靖以前有一歲一取者有間歲三歲一取者所取各官之俸有京官三年推官四年知縣四年八月者有通限四年以上者夫三歲一取則盈虛有不繼之候論俸懸絕則勞逸有不均之嫌自陳恭介公立法乃定歲一舉行為常而間有疏密則視一時之缺論俸京外一例以四年以上為常而間有淺深則視一時之人遂行之數十年不易

舊制提學官極慎其選每儲才禮曹無非豫養慎擇之意故禮部司屬平時必慎加體訪及督學有缺量資擢授倘一時禮曹所儲不足周列省所用乃旁求各曹及方面察其品格覈其年資不嫻於文者勿用文矣行詣窳者勿用文行並矣年迫衰者勿用是以終明之世督學多表表自建者以此也

明朝三年大察六年内察此外又有閏考皆緣權奸中傷異己陰錮顯逐縱未必悉皆碩士而無

騖者實繁萬曆間乃定三六年正察之外不得
妄請閏考永爲定制

凡外官薦舉有三上之爲䟽薦於資格外超敘其
次爲咨揭薦於資格內酌量優敘其因地擇人
爲不時特薦隨時斟酌題請之三者兼而用之
皆廣厲吏治之術也今咨揭薦特薦俱不行矣

三衙門舊例每年一內一外挨資陞轉無所輕
至於有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試管計典不論
資俸間一升之名曰閏陞吏科掌印例不外轉

至隆慶四年議准專例查其才力政蹟而酌歷之宜內者內宜外者外遂紛競無已人多借以逐不相能之科道萬曆時爭競益甚然而舊例終不能復迄今仍以酌歷爲例其間實不能一一從公起見也

先朝中書有四一爲中書科中書舍人在中書科掌書寫誥勑三甲進士選授大臣子孫廕授而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爲進士舉人皆得與清華之選一爲內閣中書則直內閣制勑誥勑兩

房辦事其監生學生考授書職書寫誥勅及謄擬告加銜可至大卿而外陞者少舉人考授者則代閣臣撰擬三年滿陞各部主事一爲文華殿中書則專職書寫匾額對聯之類納粟者多而考授者少一爲武英殿中書則專職圖繪内臣得而視屬之納粟者愈多而考授者愈少矣此二者名爲兩殿中書俱可加銜至卿寺一

男允楷校

今是齋日鈔　　雕丘雜錄六

眞定　梁　清遠　邇之

彭乘墨客揮犀云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目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獘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也且引沈佺期論嶺表日詩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爲証近代余郡清明節少重至寒食幾不復問矣何古今之異俗乎

白蓮教妖言惑衆萬曆時最勝自稱佛院主或白蓮教主其惑人之言云能知過去未來又能開天門破地獄註生註死定陰間後世五代兒孫臨死給一執照託生某子下第幾代第幾子有經七大本名五部六冊又心經一張令人抄謄傳誦又善傳香過氣秘術其教主男子稱爲佛爹女子稱爲佛娘其黨共以十八人爲子每一子會約三子三子會約九孫九孫會約二十七孫二十七孫會約八十一孫總成五代共一百

二十一人為一枝十八子號為十八枝各立一簿填姓名貫址其所認兒孫不許士夫子弟舉監生員定要有身家做生理人每子認足前數方稱功德圓滿立地成佛其來投拜必先見本枝頭將拜見銀送驗過仍還自封自收初止一二三錢後至十百千兩枝頭進告教主許為第幾子第幾代第幾孫先拜枝頭為父為祖登名在簿始許執香立門外一日或二日方引叅拜教主坐佛堂上高臺帳內枝頭先暗報來人銀

若干計幾塊今日吃何飯作何事引拜畢獻銀教主在內明指銀塊數與所食所作事果無差謬愚民驚服慧眼又稱受戒作福死後就轉人一身爲某子某孫大富貴如心不誠及銀短少慧眼先見必遣陰兵打墮地獄等語以此易惑愚民數十年來累經剗除不能熄其焰也

曾確菴省吾草書學二王筆筆飛動李三溪孔陽行書流麗盡學戴文進亦自成家藝苑與所不載何也曾楚人李武邑人

前人作詩皆出自已性靈即學古人必曰戲學某人體或倣其人體今人讀一家言無一字不規模而遂以名世是豈知古人之學者耶

先伯曾祖冰川公詩文直可追踪何李所著于野記似有爲而發余恐其久而湮沒遂錄於此于野者取易同人于野之義也于野遇大厥亦惟葬無怨惡爰作是記常山之野有至人者游神盤古之世挹淸沱水之濱弄月吟風不作齷齪處士飡霞吸露自稱高潔至人一日曠然閑逸

樂爾欵乃早移芳武於茅籬遂徹青畔於中野升降上下樂野馬之絪緼生長秀實究谷神之不死乃於是仰而睇俯而笑曰邈哉逖乎斯達觀之奇絕也性暢機融而爲之歌曰道渾渾兮彌大荒世融融兮壽而昌耕而鑿兮豫且康人蠢蠢兮擊土壤歌未既適有弱犬俯伏於前如哀而愬如附而旋至人憐之曰犬能從吾乎吾糠而食吾巢而安大俛而掉若領而頷至人乃歸犬探其前比犬歸莊能解人意賓至則迎送

來則吠至人愛之犬亦善伺至人之意而將迎之也推食則飽有教則從至人者豫謂犬爲能他日至人復之野而犬從之野有狡兎突如突如犬試其長一逐而噬至人意犬之歸至也犬乃長往茂林下顧至人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坐以待之犬乃不來紅輪就暮黃耳竟乖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至人歸莊五日犬來至人佯叱欲杖之犬不會意羞澁次且徘徊綣戀曳尾而去又數日有告至人者曰犬斃於

野厥因爲何至人驚訝詢之土人土人曰犬前獲兎冀飽深林值狼虓兎犬乃餓歸歸又復來伺附他人他人謂犬之有主也卒無留者犬終餓死至人曰嗟乎噫嘻犬乎斃矣寧犬負吾吾終不負犬也爰據諸禮埋之敝蓋而且爲文以弔之曰吾聞犬有人性世振其芳或狗而盧或獒而龐厥屬西金厥應婁方禮鬬不叱詩詠其吠田文獲脫孔父其喪厥能滅火亦有傳書范雎警國韓信自況涖牲同盟歃取其血鄉飲養

老其珍爲上不以無益而害不吠犬著於人厥
亦有光載聞周禮厥類惟三食肥吠靈獵則歸
長吾於汝犬不知爲何虛我之撫餧我之糠以
短取敗理數之常竟羞稱於博務而人謂之無
良嗟乎噫嘻豈惟汝犬亦有士流人形狗腸機
械變詐姣爲倡狂時窮則俛志得則昂剛而府
禍傲而孽殃少恩薄德棄禮無方嗟乎噫嘻豈
惟汝犬吾不汝尤而汝終有愧於天壤
元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徭

三役勿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令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勿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褲褶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陛承清光或大駕出宮則扈蹌黃髮夾勾陳環衛間元之優待耆老如此亦盛事也

吾郡元有張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長遂贅婿於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貲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

買妾覬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筠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筠保抱乳哺之悉悉致家貲以去筠力耑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若即蘇滋溪先生之外舅也

升菴時亦有楊門六學士之稱蓋謂楊弘山士雲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也六君惟半谷中溪俱有詩文行世餘俱泯泯無聞欲以擬蘇門諸子難矣

崇禎朝功令森嚴戊辰登極以後自閣臣大老以至散員被嚴譴謫戍者計七百二十餘人然總無救於敗亡治國豈在繁苛哉

元蘇滋溪先生眞定人著有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詩藁七卷文稿三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又有黃河原委遼金紀年未及脫稿今所存者惟文類耳其餘諸書或金匱石室中有藏之者宜覓之以爲吾郡故實

贍文孝公思著有鎭陽風土記是吾郡實錄今無其書

吾郡西山有不灰木質柔色白水浸之可以爲泥爲爐煮茗久之木同火熾火盡而爐仍舊但苦無作工成雅製耳

談詩者代有其人然皆不及歐陽公二語曰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言詩至此已無餘蘊作詩至此亦稱極境矣

嚴震生常言人至老年好與人爭競者其人必多

壽益好競則必血氣未衰此壽之徵也誠然

唐宦者仇士良歷開府儀同三司請蔭子給事中李宗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則異朝之不予宦者蔭典此明徵矣乃明時內監敘功動輒蔭弟姪一人予做錦衣千百戶此何典也

臺閣名言載左右枝梧無以對余謂前後矛楯可以對之似此俱無甚意味而謂之名言何居

明會試遇癸未則多改期一以太宗靖難一以文

場災一以兵臨城下此亦天運乎是不可解也
鄒南皋公召還路過眞定家君時爲諸生與貫生
恂以先世有年誼迎之郊外貫時衣絹襴衫甚
華整鄒見別無一語但語其家人云好襴衫我
那邊那有如此襴衫語終一揖上轎而去此亦
不屑之教誨也
嘉靖前凡知推治最召入理都察院刑獄在院六
閱月即兵御史萬曆已後則無之
家君嘗侍趙忠毅公公教以讀字書最爲有益余

見今有名能文章而於字音讀尙多訛者甚矣識奇字爲學者第一義也

弇州詩尙氣格力摹盛唐乃其有感詩出處頻年尙屬人於今不出始由身留將頂相稱居士洗却頭銜字道民一鉢隨身那諱死三餐度口不緣貧寄聲無限同盟者苦海中間學問津又閒關詩虛自詳豈草大還不多青眼異塵寰出他國士誰謀國若箇山人肯任山長病醫方無勝嬾漸貧生計莫如墜地爐榾柮煨生芋風雨蕭

蕭且閒閑二作頗似宋元此或公悟後信筆所成固自真切也

陳白沙可左言其格古人所無讀之大有禪於身心可可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塲笑啞百年不蕭一瞬頻懈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一齊覷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莫思量但高卧

姪允杰校

今是齋日鈔

閒影雜識

真定梁清遠邇之

陸文裕公玉堂漫筆中言龍袖嬌民是元時方言不知其何等余在都下常見都人與人相競必自矜曰我龍鳳嬌民也葢言爲近帝后之民耳義取如此似無別說

余鄉牡丹舊稱最勝韓魏公謝眞定李密學惠牡丹詩云窮邊無處覩春榮咫尺常山似洛城會得主人將雅意欲教鄰境伏香名全開正美朝

霞色半謝猶含暮雨情只上賓筵共一醉也勝渾不見芳英益魏公帥定州而李公爲眞定守貽之以牡丹魏公謝詩也至今人家牡丹較他郡獨勝余弟大司馬栢棠園更多異種

嘉靖間山人陳椿以啖菜法游士大夫間能祛滯已疾良效其法取生菜菜葉濯淨入沸湯中一過折其生氣用麵糜攪熟湯漬入甕中以黃熟爲度每常食後取啖數莖久之腸臟疎利山人則授以靜坐法調息下氣升降水火其坐法具

山人口語中不悉也

憑美二字今人常用之以爲最俗而不知其最古爽涅憑美其民是也

從古女子或以節烈名或以詞翰名而未有以道學名者惟虞道園母楊氏因叔父叅知政事棣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道園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學有源委

孫太初詩清新俊逸自成一家太白漫稿篇篇皆佳而余家所藏太初墨蹟有送別李遠菴北上

詩一首漫稿未載今記於此苦竹冷冷沙雨青
秋風送別釣魚汀好持使節朝天子莫道江湖
有客星北固雲同山歷歷洪沙龍鬬浪冥冥眼
中經濟須公等殿上夔龍更典刑此作風調極
高其子遠菴簡亦云非泛泛送行之作不知漫
稿何不載也
金元時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
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
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旂滌障沖

夜分扃閉門戶甚嚴及捌鏡出光輝燗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餘三方都無所見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後俱如其所照者元麓之有詩紀其事此亦天地間一怪物然何以有此則不可以理解矣

元遺山作王若虛墓誌言鄉人以文章德行稱者稱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事實誌載未詳王若虛集記其論文有云凡文章有巧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

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觀此則亦有學有識之儒也

全真教起於金元時女几野人辛愿敬之曰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大爲渾沌之術者數謂足盡其妙能力行此卽不能入化人之境潛然自足深於性命有補未爲無益也

遺山集載鎮人李叅軍麟家世居竹里又李東垣明之所居竹里名士曰造其門則竹里吾郡勝

地也乃今竟不知其基址之所在矣豈與湮圮
俱湮沒乎
焉具區眞實齋常課家常五事教子弄孫對老婦
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食隨宜不粗不侈除
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
瀹茗品泉鳴琴揮麈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
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
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尋僧訪知舊
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每經月必行者一事展墓

經時試半歲必有者四事祀先拋閫了故鄉諸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名畫五十前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鴈宕諸名山置湖莊定山中隱居所不償以上課者有如日如此日課實足自快惟娛小姬一事損精神耗氣血非有道之士所宜不如易以與群從笑談猶見友于之樂也

張世傑吾郡人項下生瘿甚大歷願遇一人授以彼家術瘿漸消又授以外丹異小鼎因買硃砂

過之張問爲吳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遇口姓人嘗同事今其將矣遂從小泉歸試之俱有驗張面黑每坐久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後不知所終

丙申歲司農議生財欲令天下各衙門書手盡納爲吏員余時爲侍郎力爭以不可令功令森嚴凡衙役受贓即發尚陽堡而人索其數十金彼豈能有點金之術耶爭之不可得及疏上而各

省有以力必不能完求寛者部覆不允後又以
催督不力降罰各司道州縣官有差噫旣立法
不令受斯而反索其斯豈爲當耶
余在戶部會計本年錢糧入數北直等十一省起
運及存留兵餉鹽課關稅各省裁扣並白糧改
折銀共一千八百一十四萬二千餘兩出數各
省官兵俸餉米豆草束歲該銀一千八百三十
八萬五千八百餘兩又新增兵馬在京旗下王
公固山各官俸薪披甲月餉大兵喂馬往來糧

草料共四百三十三萬兩以上共該銀二千二百六十一萬五千八百餘兩較比入數共少銀四百四十七萬兩零外有贖鍰贓罰錢息鋪官俸銀罰俸住俸香稅等稅額外開荒捐納監吏等項歲無定額不在入數又採買紬緞布疋顏料並賞賚各省災荒蠲免亦無定額不在出數

黃學士文獻公懷友詩云歲暮山林瘦只一瘦字畫出殘冬蕭寂景象誰謂元人無詩耶

文獻懷友詩云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

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遠山中佳樹深定
知稽叔夜高興渡雲林恒山乃吾郡似爲蘇滋
溪先生作也錄出俟入郡乘
丁酉閑中司馬弟以字四軸送覽求書名祇有若
虛及御史大夫二印書法蒼勁學元章詩亦瀟
洒有致非弘正間名手不能但念弘正諸賢佐
齊御史大夫造詣如此未有不知其名氏者玩
其詩有生平寄興在東湖之句知其爲江西人
旣而翻閱獻徵錄見李士實字若虛乃知即此

公也傳稱士實能文章善書法則君虛周一時文士特以其從寧王爲亂故人皆惡其人並賤其詩與書耳嗚呼人豈可不擇所從哉

梅孝子應發居吳郡閶門市中母有疾刲股肉以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疾醫藥不能効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剨焉而開若故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軸星不見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

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

詰旦母平復如常孝能感神明一至如此虞道

園有序黄文獻有傳並傳此事定非誣也

元朝大臣父受封亦有有謚者李文忠公孟曾祖

執追封韓國公謚康惠祖昌祚任潞州招撫使

追封韓國公謚文靖父唐任洛陽縣尹追封如

祖謚忠獻前此未聞也

蘇滋溪先生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章凡四

十五上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

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自世臣耆德以至草澤之士不遺也昔之臺諫如此今諫官有莅職數年而僅上五六疏者亦有畢世未薦一賢者吁可慨也矣

京師人家毎雨天謂之酒色天葢以其可以酣飲偃臥也

高少宰念東詩思敏捷援筆千言立就予所深服嘗於大司馬弟席間余問聞少宰曾作佐銓五君詠可賜教否高賓未作云有之次日即以爲

余作者送覽乃卽席間所談余之情事云梁公
清廟器氷鑑群材兗學道索玄珠而不厭燕婉
三黜了無驚譬若手舒卷自言困諸生念載安
習坎靑衫塵土中老驥大行坂意氣久已平松
苗何長短惟憶雕丘莊映水槐陰滿樽酒誰行
歌誓將单騎返詩清老似少陵五君者實坻杜
純一隆平董福兒香河袁九敘及公與余也益
皆任天官侍郎相繼降黜者
元時釋道二教頗盛道教如毘閣閣輩朝野崇奉

無姝王公鄉相而大臣子弟亦多有從其教爲弟子者至釋教更異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輙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儀從之盛往往與守令而其丕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此亦朝廷之上有崇尚之者而因使異端得志如此

陸氏家制以田疇所收除租稅播種糞壅播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穀米逐年增置倉廩不可變易錢銀輕貨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爲十二月之用閏

月則分爲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嗇所餘者別置簿收管爲伏臘裘葛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居家苟能如此豐則豐儉則儉終身無患貧之事便免凂首于人何樂如之而無奈人之不知節也

靜中之樂無過讀書病中之樂無過調息讀書可以益智調息可以延年既以娛情又且有益人何憚而不爲乎

倪鴻寶先生五簋享式云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有我輩客是飲食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此言嘉賓以娛其意孔作盛饌列簋七簋作之簋之是爲逐客然則約則爲恭侈反章慢謙彖往謀條爲食律八饋裁詩二享簡易天數地數倩文已極彼君子兮嗟肯我適文以美各賞其眞率一水一山清音下物兒心最權能飲一石　五肴　二果　二蔬　湯點各二　飯飣十餘　酒無算　二

先正詩格嚴
整出切不浮
而鍊句易使
別趣從佳擇
修飾者比

客四客一席不劝五六惟器加大　勞從餘
酒人一勸武錢百文舟與人錢五十此式近亦
有行之者人人稱便錄以示後人不第愛其詞
之古也

蘇伯修有滋溪先生集吾郡未之刻也元詩體要
中載送任君玉西歸詩一首云薇花曾見照青
春。今日都門又送君。入蜀使。迎新太守。渡瀘人。
識。舊將軍。琴聲。御路。巴山月。馬首。撥開。劍閣雲。
見。說西州。民事。簡客來。多誦。長卿。文。詩自清逸

確是前元大家

余所見文章之士斂提無有過溧陽陳公者公過余郡人求題跋展卷濡毫直書娓娓千言或數十言不事思索書完讀之照應起伏一一有法渾乎歐曾大家之文不知何從得此

景泰十才子劉御醫溥湯參將胤績晏御史鐸蘇雪溪平王處士淮蘇雲墪正沈倅侗恩蔣淮南忠蔣務本主孝其一　戚里王貞慶或云洞庭徐震叔重也又云鄒御史亮亦與焉

黄文獻公集載龍泉湯氏置義田以　族共爲
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
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
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
學與錢三千婚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
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
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約倣范文正
公之成規凡族衆者皆宜有此而迄未有行之
者是亦世道使然也吾宗貧人不少當行此舉

不知能遂吾意否

元官制有諸色人匠提舉有諸路金玉人匠府總管副總管有金銀器盒提舉有瑪瑙提舉秩或奉議大夫奉訓大夫或將仕郎承仕郎積階或至嘉議大夫俱士人爲之嗟乎以製器之事而崇重如此甚矣其好尚之殊也

太素脉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歙人張子元子發嘗授其書傳至楊上善而婺人張去非得之其術以切脉知人吉凶貴賤壽夭言率

奇中人遂以張太素稱之云

王鏊儀有弘治間李東陽賞之及一時各公冬日賞菊詩押韻以騎字姝鮮佳句至陳玉汝璚云分詠冬初菊拈花押韻奇群公吟巳了到我竟無騎似不成句可見險韻之難也

宋梁師成以小璫得幸竄名進士籍中一時無耻之徒亦認爲同年張邦昌亦舉進士後乃儕爲

楊石淙歸田詩有天地國恩嗇未報夢囘雙闕可能安之句李空同評曰用世之志雖老不衰然

活潑之趣少矣空同爲石淙門人直言若此真古人之風也今人以過失相規動成仇怨抑何爲哉

方從哲在内閣寧晉劉文炳爲給事中舊例内閣與給事中名刺稱知生時給事中勢方張文炳憤憤不平因與方回刺稱晚知生兩人爭競形之章奏未幾劉謫遠方趙忠毅公爲口號嘲之云黃門黃閣昔相爭一旦炎方萬里行此去投人青腳色那能復用晚知生

元薩天錫別江州總管眞定王克紹詩云我識文章王太守不知幾日上潯陽琵琶亭前好明月香爐峯頭多夜光吟詩寫字午衙靜打鼓勸農春社忙萬一公餘頗相憶寄詩應到荔枝鄉讀此則克紹一風雅士也錄之以補郡誌之闕

元趙子昂寄題眞定明遠亭詩云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薩天錫春日鎭陽栁溪道院詩云城外青溪出洞門道人歸去日長曛栁花滿地無人掃隔水遙看是白

雲過鎮陽城南觀音院詩云鄉色暗藏溪上寺露華偏濕水邊僧門前天映荷花滿出水遊魚夜戲燈觀三詩則知明遠亭鄉溪道院城南觀音院皆吾郡勝地也今俱不知在何所

唐有賜孤魂及第之詔蓋憫鄉科舉不售士子也歷代無行之者惟明崇禎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奏催贈舉人張靖孝先生與歸朱兩先生皆翰林院待詔蓋三先生皆篤行有道之士贈之以風勵後學云張名基歸名子慕朱名陛宣

宋制婦女冠高不得過七寸廣不得踰一尺後漸至有長三尺者登車輿皆側首而入今其冠制已不可考但如此之高亦可謂奇形異狀矣明時萬曆以前女冠高未過尺即以爲異其後數歲一變漸低至一二寸及崇禎朝則祇飄飄一葉矣時尚如此雖力維風化者不能改正

老學菴筆記云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爲

寺亦以臨濟爲名其事甚詳延見吕元直丞相
燕魏錄載與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
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登所
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自宋至今又五百餘
年即臨濟院安業坊俱不可考矣惟有村名大
臨濟小臨濟在城東或即其故址耶
小說所載宋人謁見刺字如高郵秦觀手狀如延
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如著作郎兼國史院檢
討張來狀稱地里稱官職稱字俱極大雅今制

如眷生侍生通家年家之類何其俗也至有渉
渉小學臺末臺薄之稱益可笑矣此一段正如
古制亦甚易事但恐不知者返以爲笑甚矣古
道之難復也

青箱雜記言楊州陳亞奠率無威儀知越州時游
鑑湖歸必敲鐙代板潛唱亦其性也余所見晉
人劇[illegible]爲無極令佘兄弟邀飲賓朋坌集胥
役林立劇君上座唱崑腔曲終飲一爵笑談自
若毫不慚沮此亦亞之流乎

隙自沙言卜塋兆當須奶土深掘不及井泉無害益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葬法淺深之宜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有理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謹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捷法此不易之論也

姪允襄校

閒影雜識

求榮錄

眞定　梁清標　選之

范蠡去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引翁曰此種自殺之也越王素多機智而諸臣又多以機智相尙安得不令王

疑諸臣之以機智欺已也種見蠡書即稱病不朝素無病而一旦稱病自動越王之疑矣又有人譖之安得不信爲種計蠡旣去種無隨而即去之理韜晦以待時或如郭子儀廣置田宅以自樂猶可自全也七術用三以平吳而即用其一以自殺爲人臣者又何貴用術哉

余爲光祿少卿廚役領糧皆以季終移文支領初因廚役多老耄不堪議換廚役而是時去領糧僅數日余謂彼老耄非退固宜但已應役兩月

餘矣前此不華退而去領糧日期不遠乃退而不得支糧得無太苦人乎或曰此而退諸役則朝廷可省糧數十斛何不爲朝廷省此糧而乃爲諸役留此地余曰朝廷視此數十斛糧猶之滄海一粟耳而諸役視此糧則身家性命所關也況諸役巳久供事矣朝廷忍使無糧人耶且既老矣病矣皆可憐之人朝廷猶當恤之而忍令其餓以死耶即有人議此事爲破冒余願自認其咎於是遂定議諸役以季終退而糧亦以

季緘止

一日與飄瓔溪論顏子三月不違仁余謂此必夫子實見顏子止能三月不違乃作是語葢仁之道大如過三月尚能不違則顏子已臻聖人之域豈止大賢哉丘夫子大聖豈有立言欺人之理後世影嚮之見入玄入妙總於聖道無涉瓔溪是之

瓔溪言夫人經濟皆自性命流出余謂不然夫所謂性命者即人生最初天所賦予之至理古人

如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道乃從性理中流出漢唐而下即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輩其所謂經濟者不過智術耳豈真治天下之大道哉既非大道又豈從性命中流出三代而下以道治天下者少矣如以道則謂之道而不謂之經濟也是以六經中無經濟字

余性好琴而懶於學每見琴輙撫弄不已其聲雖不中律呂而亦泠然可聽昔靖節蓄無弦琴得琴中趣余不止得其趣而併得其音雖余之所

得較靖節涉有形跡然實足以自娛也

史載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為典客所拒俯僂從門闌下入歎曰士大夫汩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家君崇禎朝為工部郎謁閣揆溫公於邸第同事數十人皆爲門者所拒惟選郞與至與門者嫌咲拱揖門者微開半扉與猶側身而入家君亦拂衣歸益與趨炎附勢熱於相門家君惡其情態正與嘉問同意嘗舉此以戒遠等云

或問陸象山曰先生見用以何藥醫國象山曰吾亦用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利瑪竇近言曰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値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値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此言雖爲有理而實有病葢恐人慣用其智而致敗壞不可救耳余以爲聖賢之理必以安

命順受爲正余亦觀乎博塞之事矣遇勝數則乘勝以爲之遇不勝惟有安意退避或節縮以待時如用智善運恐智未及而敗旋至所損者多無可柰何也

魏廓園爲吏垣都掌科家君謁於其邸廓園延入內室坐談家君見其室中几榻之外無一長物宛然書生行徑極慕其清簡余閱其年譜自述其爲秀才時一歲束修止得十金以七金爲養家之費以三金買書因知廓園淸德實其秀才

時已立根基是以居官能廉潔如此也今之爲秀才者即數十金尙不足用日事營求而居官又何能如廉圖哉
今人所用圖書即古人所用小印也漢人多用白文唐人多用朱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用疊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明初乃尙牙章多用細邊粗字後乃用小篆極尙奇巧其支皆宗嗣伯溫六書正譌至隆萬間何雪漁梁千秋等出乃用漢篆講明刀法二子所刻幾埒漢章得者

珍爲秘玩

石林避暑錄記吳門下好强人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洛中王文安公則好强人論巳詩一日余與家弟玉立値文安於傳掌雷家公携巳詩數巨帙令余兄弟披閱公自指其首佳其首大佳一首未完又指一首目無少瞬手不停披將日落廼上馬興猶勃勃適余兄弟有急事欲去甚以爲苦鬬其到人家遇知詩者往往如此此與吳門下何殊吳名居厚號和間人

癸白先生曰知與行原非二事如學射必操弓矢離弓矢而欲知射無由學奕必涉碁局離碁局而欲知奕無由此言雖至理然亦有病如謂學仕必臨百姓離百姓而欲知仕無由古來如顏閔之徒曾未從政謂之不知仕可乎

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即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以鼓之以心意之暢適動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欣羨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

所以爲萬世師

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禮曰云云自明定爲四書而學庸乃不入禮記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有人問太白子美俱爲唐詩人之冠而何以高新寧列太白爲正宗子美爲大家余對曰太白氣象雄逸不過得詩家之一體所以與高岑王孟並列爲正宗如子美則高岑王孟皆在所包羅豈可以一家目之也列爲大家正所以尊崇子

美云爾

余嘗言士人至今日凡作詩作文俱不能出古人範圍即有所見自爲創獲而不知已爲古人所已言矣惟隨時紀事或考論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筆之於冊如輟耕錄鶴林玉露之類庶不至虛其所學然人又多以說家雜家目之嗟乎果有益於世道人心即說家雜家何不可也

昔人言楷書必帶隸法乃爲不俗吾見從來能書

者惟褚河南得此妙王履吉晚年行草亦多用章草筆意遂更古雅信乎昔人之言不虛也

宋朝官人有宮觀之職即大臣輔相謝事亦多有請祠者如王文正爲玉清昭應宮使向敏中爲景靈宮使之類不一而足此等似於理大謬夫宮觀所以奉神明不過一黃冠爲之耳儒者不得其職則去而豈可以黃冠之名加之至今史冊書云以某人提舉某宮觀其爲不經孰大焉終宋之世無一人非之者何也

茅鹿門論文必以六藝爲宗六藝者六經也出司
馬子長史記滑稽列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
六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豈可以爲文也
哉
唐有諱行錄記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
祖父諱主司名氏此即先朝之序齒錄也萬曆
以前序齒錄所記亦不過如此此是以傳之甚久
至本朝登科者多載一時貴顯或爲伯叔或
爲弟昆有二姓而盡一時在朝貴顯備書之者

甚爲可鄙今遂禁不許刻

山東滕縣山中有黑鼠其色如鹽人遇者一擊即死其香不散幾如麝臍如再一擊死則無香矣此鼠亦可入藥京師鼠亦有無者死則腐矣無他異也

修德而至聖人學道而至神僊此皆實實本有之理不虧其性命之理即爲聖賢無損其性命之實即爲神僊但人拘於氣禀染於嗜慾遂無能至此耳至於佛之教過於深玄吾不能窺其涯

際也

陶詩云一往便已得何事復狐疑此亦自决歸去之言想其決時亦不知幾費躊躇可見勇退之難也柰何以之責常人哉

趙中丞兆麟在諸生中學業無可稱偶以春秋入鄉闈閱春秋者爲富平令賈其閱趙卷未畢偶西安司理王君松茂至抱卷翻玩曰此卷亦可中賈爲王之屬吏且同年也知王有他意遂取中趙卷其文實未佳出闈趙謁賈賈令趙先謁

王謂王賈瑱汝及謁王王則茫然不記有是事

趙爲孝廉數年未得中甲科後以國亂爲僞防禦使　王師入陝委趙爲巡撫後敘投誠功得實授撫治鄖襄趙至襄所居公署乃流寇所據之公署也偶其僕從移石槽喂馬槽下有金銀數十萬趙盡掘得之家遂大富移疾歸里趙一生功名富貴俱得之無意中信乎人生有命何必營營乎

明季閣臣俱自愧食多以豐腆相尚惟徐公光啟

日以米飯一盂鹽菜少許置之衣箱中饑則取食餘以食僕從程公國祥日食驢腎一具燒酒一壺而已

鄭相以偉學極與博至臨政事則不逹一日票本內有何況云云等語鄭以何況為人名即票云何況着議奏上覽之大咲因而罷相人遂呼之為鄭何況

李忠定綱人知其才智之雄深事業之光顯而不知其文藝之優長無論書疏曉暢特務思如湧

泉卽其詩亦清深雅麗可以追踪王孟

張太宰瀚與人書言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人當其易余不以爲然夫君子於功名富貴付之天命任人奔走營競無所不至而君子澹然至聲色貨利一切耗人精神之物君子俱所不好而所樂者簞食瓢飲差爲易辦卽至殫忠竭節禍患之來君子甘之如飴亦以爲命所宜爾則君子何難也故昔人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若小人日夜憂慮所當富貴時而患得患失天君益

能一刻暇逸此豈云嘗其易哉

家兵憲嘗侍董文敏公有以文敏屢字質之文敏者文敏遽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而罷因悟論書法者當先論理理即長短向背血脈精神之謂也今學書者不於理求之而但摹彷其形似何能及古人哉

夫人所自出者爲母先母而配父者爲前母後母而配父者爲繼母爲人後者即母其所後之母而前母後母同於己母則曰本生母庶子於父

之正室爲嫡母所自出者爲生母正室所生於父之諸妾爲庶母已失父父命諸妾撫育者爲養母後人不明此理多有混稱有登科第而稱所後之母爲嗣母者又有本生母而止稱生母者又有父本無嫡庶而稱母爲生母者又有有前母繼母而於已母稱生母以别之者大爲可咲明季一甲科登齒錄爲叔父後而稱嗣父嗣母於已母則稱生母並不及父一仇家糾其以已母爲叔妾干犯倫理遂以此罷官終身不齒

於人則母之稱詎可不正其名哉

塞外有禽名沙鷄鷄形而鼠足時臥沙中故名凡西北蠢動則是物先至邊人亦呼爲信鳥

饒陽李文正公昉余邑李參政公至爲詩俱務淺切效樂天體有二李唱和集行於世見靑箱雜記

宋張文定公齊賢嘗有詩曰愼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已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此作誦之

可作箴銘大有裨於身心他人咏一草一木必善便膾炙人口而此乃無人知者詩果但以雕繪爲工耶

姪允潔
允構校